

天定风华

上

天下归元 著

TIAN DING
FENGHUA

VI 笑凭阑



华语文坛
最大气古言作家
天下归元

练强军、赢大比
振国威、御强敌
建不世功业
为女中英杰
绘书系列第3卷！
手好“天定风华”
钱精美海报、
吾本天上凤
不困人间黄金笼
别离未必得相逢
宁可相思在路中
《扶摇皇后》《凰权》后巅峰巨献！

天定风华

TIANDING
FENGHUA

VI 笑凭阑

上

天下归元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定风华. 6, 笑凭阑 / 天下归元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399-7138-4

I. ①天… II. ①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27536号

书 名 天定风华6笑凭阑 (上、下)

作 者 天下归元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李文峰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530千字

印 张 35.5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138-4

定 价 59.80元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上]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谁想杀我的女人	1
第二章	一个都不能少	6
第三章	不清净的容楚	17
第四章	好多情敌	28
第五章	秒杀	37
第六章	捍夫大战	46
第七章	醉后心思	56
第八章	骂人赋	65
第九章	你不想娶我	76
第十章	为信任干杯	86
第十一章	赌约	97
第十二章	两女共事一夫	110
第十三章	天授大比	121
第十四章	预言	134
第十五章	爱上他	145
第十六章	绝不相负	174
第十七章	斩爱	183
第十八章	拜堂	190
第十九章	索爱	201
第二十章	出使	211
第二十一章	凶悍回归的皇帝	223
第二十二章	跟我去养胎	234
第二十三章	坑爹的大姨妈	244
第二十四章	青楼相会	254
第二十五章	国公府家书	271
第二十六章	回京	280



目录[下]

C O N T E N T S

第二十七章	她是人，还是神	293
第二十八章	脚踢公公	301
第二十九章	产室交锋	311
第三十章	掳入国公府	319
第三十一章	国公府八卦	329
第三十二章	不受欢迎的媳妇	339
第三十三章	以德服人	348
第三十四章	表白	358
第三十五章	景泰蓝VS宗政惠	366
第三十六章	容府赏梅宴	374
第三十七章	大闹容府	382
第三十八章	容楚回府	392
第三十九章	天下第一定情信物	401
第四十章	此情旖旎	408
第四十一章	劲爆消息	413
第四十二章	神秘人	422

第四十三章	俯视众生	432
第四十四章	铁血总督	441
第四十五章	容楚的噩梦	448
第四十六章	命根子好了没	456
第四十七章	请君上钩	463
第四十八章	风浪	472
第四十九章	海匪	480
第五十章	动心	489
第五十一章	【父子】合作	505
第五十二章	旧情难忘	511
第五十三章	最难辜负美人恩	518
第五十四章	爱恨博弈	527
第五十五章	寻妻	535
第五十六章	诱	543
第五十七章	危机四伏	552
第五十八章	坑爹的容楚	559



第一章 谁想杀我的女人

“我想知道，”他笑吟吟地道，“是谁想杀了我的女人？”

众人看清他的脸，惊呼如潮。

“晋国公！”

“总帅！”

惊呼声里，太史闾惬意地向后一靠。哎，打生打死生涯暂时结束，她总算可以做蛀虫了。

“我的天。”容楚的手看似没移动，却已经转瞬摸完了他所有能摸而且也不会招致太史闾立即抗拒的部位，“骨头！骨头！骨头！太史闾，你什么意思，你是想逼我把你拴腰带上吗？这才几天没见，你怎么就把自己搞成这样？”

太史闾眯着眼，懒洋洋地躺在他怀里不动弹。

“容楚。”她淡淡道，“做好心理准备，我可能要让你为难了。”

二五营的学生，她曾承诺一个不少地带到，一路艰险，大小战役十几次都熬过来了，却在这云合城内，莫名其妙地折损了一个二八年华的少女。当时她已经醒了，神志还有点不太清楚，探头想要看看，是这少女拦住了她。

“我看看。”她笑得腼腆，“你不要冻着了。”这是她此生最后一句话。

她代她而死。今日她若咽下这口气，不追讨这笔债，来日她也无脸再面对二五营。

谁的血都不能白流。只是这债一讨，怕是要让容楚难办，他是目前此地最高统帅和主事人，一切的纷争都将是他的责任。

容楚笑了笑，拍拍她。

“你这个惹事精。”他道，“尽管惹事去吧，捅破天，我给你接着。”

“主子！”赵十三奔过来，眼睛红得兔子一般，急怒攻心之下，话都说不周全，“这事……这事……”

容楚摆摆手，“好了，我知道了。是我来得太迟。本来命人去官道接你们，谁知道你们竟然爬插天峰。刚才我在城北城主府参加会议，看见你的烟花就赶了过来，可惜路太远，还是迟了一步。”

他抱着太史闾，站起，看着对街的人群。

对街的士兵，是折威军第一营的戍卫。左右穿着平常衣服的，则是今日轮值负责城内治安协助的地方光武营队，分别是山阳第三营和东南行省的平凌第七营。

折威军第一营的周营副，现在正被他的本家大爷顶住后背，周七先生紧紧贴着他，手肘架在他肩膀上。周营副如被大山压住，用尽全身力气才能维持坐姿，稍稍泄气就会趴成一团烂泥。此刻他额头大汗滚滚而下，说话的力气都没了，他四面的士兵和箭手得不到他的命令，都疑惑地望着他。

山阳第三营的学生，是刚才被容楚冲阵而过的那一群，其中一个学生被容楚经过时顺手扔出，砸倒了平凌第七营的队长，导致那青年被太史阑废了手脚。

山阳第三营和平凌第七营的人，本来都又惊又怒，然而此刻听见容楚那一句“我的女人”，都傻了。

就好像当头炸了一道雷，脑子里嗡嗡一片。

这下糟了！捅了马蜂窝了！谁想到这么一个病歪歪的、穿得也破破烂烂的女人，竟然会是晋国公的女人？

此刻来围攻的所有人，并不知道这就是二五营和太史阑。皇甫清江传讯时，夸大事态，却又隐瞒重要信息，只说城门口有一群形迹可疑人员，还带着一大群五越人，行事凶蛮，打伤城门守卫冲入城内，怕是要对云合城不利。

云合城现在聚集了包括东堂外宾在内的全国精英。治安是一等一重要的事，万万不能出岔子。折威军为此特派三个营驻扎，协助当地上府兵管辖治安，听见五越齐至这个消息，自然紧张，所以周营副将人包围，并认出五越人确实有数百人之后，立即下令射箭。因为五越人作战诡异，不能容他们靠近。要么近身肉搏，要么远距离射杀，这是他们多年来对战五越的经验。

也因此，冤仇铸成。

不过此时众人紧张的是得罪晋国公。多年来从未听说过晋国公公开承认过哪个女人，他的未婚妻都完全搁在一边的，如今不管这女人什么身份，在这云合城内，众人都必须因为晋国公的态度，而对她的尊敬有加。

众人因此有点懊恼，看来今日不仅占不了上风，还得小小地赔个罪。也就小小地赔罪而已。

光武营一向偏向豪门官家子弟，能被选出来参加大比的都是贵介子弟，在他们心里，死一两个人，实在不算什么事。

皇甫清江脸色却不好看，只有他知道对面这些人是谁，他也没想到，太史阑竟然和晋国公关系这么深。

他瞧得清楚，晋国公当街抛人后，其实完全来得及拦下太史阑之后的废人动作，国公当时已经到了他身侧。

可是国公偏偏没有立即冲出去，居然还拨了拨他，道：“这位小兄弟，你挡了我路了。”

他目瞪口呆——我离你还有三尺远呢！再说刚才后面的人挡你路你不是顺手就把人给抛了吗？

还没反应过来，太史闾已经把入废掉了，然后容楚才好像很急地掠了出去。他看着容楚潇洒的背影，心里只觉得发冷。

容楚是故意的！

他很急地赶来，却在太史闾下手报复的时候故意暂缓，一方面要给太史闾机会报仇，另一方面也要让太史闾威慑四方。

仅仅这份心，便可以看出，那句“我的女人”绝不是众人以为的玩笑话，是动真格的！

这才是最大的麻烦。一个凶猛强硬的太史闾没处理掉已经祸患无穷，再加上一个真心庇护她的骨子里也绝不是好东西的容楚。

皇甫清江开始有点恨自己消息还不够灵通。如果早知道太史闾和容楚的关系，他会换一种方式。此刻却不是出头的时候，他挥手命令其余学生后退，并暗自庆幸之前出手的一直是急于立功争排名的平凌第七营。

“回去休息？”容楚怜惜地摸了摸太史闾的脸，“这里的事，稍后再说，你身体要紧。”

太史闾闭着眼睛，脸色淡淡的。

“人命的事比较复杂，先搁一搁，慢慢算账。在此之前，我要正名。”

容楚叹息一声，有点无奈，但最终没说什么，只是抱起了她，坐到只剩底板的马车上，淡淡看了四周一眼，道：“周营副，请给我一个解释。”

“卑职也想让国公解释一下。”那周营副倒还有几分硬气，梗着脖子道：“卑职执行任务，处置五越奸细，何错之有？国公派属下背后挟持侮辱卑职，这又是什么道理？”

“道理。”容楚嗤笑一声，“你们不分青红皂白下令射箭时，想过这个词没有？”他手一伸，“路证。”

赵十三垂着头，讪讪地找出路证交了过去。容楚看一眼那油渍麻花的路证，转头瞟一眼景泰蓝。

景泰蓝大脑袋几乎垂到脚面上。

周营副接了路证，迎着日光看了半天，霍然变色，“二五营？”

此时百姓看到停战，都已经过来围观，连带城内其他参赛的光武营学生都赶了过来。众人一听见“二五营”三字，都不禁色变。

“这不是最近风头很劲的那个？”

“听说一路走边境最险的路，一路打五越过来的那个？”

“说是把五越打了个遍，胜了几十仗！交给官府的俘虏就有好几千！”

“假的吧？哪有这么多。”

“真的，我娘家侄子的老婆的邻居的舅舅的连襟就在凌河城附近，亲眼看见好多俘虏，官家去押解回来的！”

“这里更多五越人呀！是俘虏吗？这是大功啊，怎么会在城里打起来？”

……

其余光武营学生探头看看那些五越人，脸色也变了，五越人喜欢小股出没，如果光俘虏就有这么多，当时的军队该有多少人？

“二五营。”周营副不敢置信地看了半天，才讷讷道：“你们当时怎么不说？”

“你给我们说的机会了吗？”赵十三悲愤地大喊。

周营副脸色又变了变，他是得到上司的命令前来处置的，上头并没有和他说太多，只是说这批人形迹可疑，如果确实发现有大批的五越人，要当机立断处理。为了完成任务，他看见五越人的时候就下令射杀，谁知道竟然是个天大的误会。

周营副一边暗骂上司，一边冷汗就渗了出来，勉强道：“这不能怪我！你们不过几百人，就押着几乎同样数目的俘虏，这怎么可能？”他越想越觉得确实可疑，大声道：

“对！你们就是有问题，光俘虏就有三百多，说明敌人最起码上千，你们不过三百多人，还有男有女，对上的还是诡异狡猾的五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大胜？这样的大胜，南齐已经多年没有过了！”

“没被创造过的奇迹就不可能发生吗？”这下连躲在人群后的龙朝都探出脑袋道：“咱们大人在北严，三千对两万，力抗西番，计伤主帅，南齐之前有过没有？”

众人听着，都一呆，随即反应过来他说的是谁，忍不住一声兴奋地呼叫。

“太史闾！”

“太史闾又如何？”周营副还在嘴硬，“没证据，都可以怀疑。”

“你要证据吗？”容楚忽然笑了笑，道：“我问你，如果这三百俘虏不是俘虏，是和太史闾勾结，那么刚才，他们会死吗？”

周营副顿时哑口。

第一轮射箭，因为俘虏被绳子串住，无法躲避，已经死伤大半。

“你可以说是他们假扮俘虏，然后遭受你们围攻，一时没来得及解开绳索才被射死。”容楚道，“那么第一轮箭停之后，他们的绳索被解开了吗？”

周营副额头的汗滚滚而下。

有些事不是强词夺理就有用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真俘虏、假俘虏，生死面前再扮不得假。人群里已经有人在笑，道：“折威军一年比一年蠢！”

容楚瞟一眼学生们脚上套着的草鞋，道：“战场在插天峰？五越联合堵截你们？人数多少？千人以上？”

他不过看一眼，就已经说得八九不离十，苏亚佩服地点点头，一边把那家伙的解药往自己手上敷，一边道：“插天峰南麓半山，靠近一个豁嘴崖那里，派人去看，应该还有尸首、五越丢弃的武器以及作战痕迹。”

容楚吩咐护卫，“请驻扎在城外的极东上府兵立即前去插天峰查看。”

护卫领命而去。等待的间歇，人越聚越多，指指点点，周营副额头汗滴如雨。

到此时他也知道，十有八九是自己犯了大错，一旦核实消息回来，折威军丢了脸，自己的军职也不保。现在唯一的希望是太史阑这边给留几分面子，就此罢手，不要当着全城人的面扇折威军耳光，为此哪怕事后赔罪，也没什么关系。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全城人都得了消息赶来，人群围了里三层外三层。无疑给了折威军很大压力。

周七已经不需要再挟持周营副，早就嫌弃地下了马，蹲在屋顶上监视。周营副感觉好了些，脑筋也能开动了，想了想，下马向太史阑走来。

容楚和太史阑都没动，容楚似笑非笑，太史阑无动于衷。

周营副觉得，和太史阑的面无表情比起来，容楚的笑才让人感觉压力更大。因为你会觉得你心里想的一切已经被他知晓，而他在等着看你笑话。有种当面裸奔的感觉。

但他无可选择，只能硬着头皮，走到太史阑身边，低声道：“太史大人，可否借一步说话？”

“不可以。”容楚和太史阑同时答。

“这……”周营副还从来没见过这样不讲理的人，更倒霉的是一遇就是两个。

他咬咬牙，不屈不挠地道：“既如此，可否请太史大人带着属下，先行往客栈休息？不要停留在大街上，影响来往通路。折威军在城中有专门招待贵客的客馆，太史大人愿意的话，可以带属下免费入住。”

容楚忽然给太史阑喂了颗药。

太史阑立即来了精神，坐起身，大声答道：“是吗？折威军愿意免费给我们住高级客栈，只要我们今日不要在大街上让你们下不来台？呵呵！好算盘！不过，现在要我给你们面子，先前又是谁不给我们机会？”

她嗓门忽然大得出奇，四面的人群听得清楚。

周营副恨不得扇自己一个大嘴巴……

百姓们一愣，随即大笑。

“啊哈，当街收买啊。”

“折威军也有今天？”

“做人莫太过，迟早自扇脸！”

“喂，不分青红皂白，拦了人，射了箭，杀了无辜，就凭几晚不要钱的住宿，就想

轻轻揭过？折威军，好大威！”

折威军士兵脸上阵红阵白，有人想发作，然而瞧一眼上头虎视眈眈的龙魂卫，只好低头当作没听见。

周营副僵在那里，眼看太史闌大嗓门说完，马上又精神萎靡地退了回去，恨不得扑上去乱刀将这女人砍死。

可他不敢，他知道只要他动一动小手指，容楚就能把他先乱刀砍死。

忽然一阵马蹄声响，有人自城门外奔来，当先的人穿着上府兵军服，众人正诧异上府兵这么快就调查回来了，却听见领头人长声道：“请问二五营诸位兄弟在吗？”

于定、雷元迎上去大声问：“我等在此，军爷有何吩咐？”

“不敢！”那些士兵都在马上拱手，笑容满面，“我等是极东上府第二营军士，今日轮值巡察插天峰。有巡哨说发现插天峰出现作战痕迹，尸首数十，都已冻硬，经查为五越人士。我等询问附近猎户，得知昨夜插天峰有激烈一战，五越首次联合，堵截一支过路队伍，对方有二五营旗帜，所以我等前来询问各位兄弟，此事当真？”



第二章 一个都不能少

百姓哈的一声欢呼起来，折威军和平凌山阳营学生面如死灰。

这群上府兵不是容楚派人去通知的那队，他们是一早巡哨发现这情况，追来查证的，所以来得极快。

“属实！”于定一字字答得清晰。

那士兵掏出一个本子，对照记录，道：“请问当时对方军队总人数多少？”

“约有千人以上。”

士兵点头，又问：“请问对方首领死去几人？”

“三人。”雷元大声道，“那三人，是一照面就被我们大人杀掉的，身上只有一处伤痕，都在头部，击穿头骨瞬间死亡！其余两人，以雾和毒物掩藏逃遁。”

百姓发出哗然之声，折威军士兵面色震惊。都知道五越的首领，不管是哪一级，都很难缠，因为各自有诡异保命手段，这病歪歪的太史闌，能一照面便杀三个首领？

士兵又点头，问，“请问在何处遭遇伏击？”

“插天峰南麓，半山，一处豁嘴崖前方大约十丈处，名称不知。”

“好。”那士兵将本子一合，笑容更加敬佩，在马上躬身，道：“上府第二营七队臧天南见过诸位英雄。二五营诸英雄力压五越联军，俘虏数百，伤首领三人，创极东多年来未有之最佳战绩，立功受赏指日可待，兄弟在此先贺了！”

他高兴地说完，才发现四周的气氛不对劲，二五营学生并无欢喜，反而人人脸上现出悲愤之色，而对面，折威军那脸色就更古怪了。

地上有鲜血有尸体，那士兵眼睛往下一瞟，惊道：“俘虏死了？这怎么回事？我们本来还想着，五越多年来第一次联军，怕是会有新动向，这是大事，不可掉以轻心，需得好好问问这些俘虏。大帅特意命我等迅速赶来，想问诸位兄弟讨要，这……这……”

雷元哈哈大笑，笑声里尽是悲愤，回身伸手一指，“问他们！”

被指住的折威军和一直不敢说话的山阳和平凌光武营的学生，脸色铁青。

一些学生开始悄悄向后退，想趁人多，趁机溜走，但没退几步，就被硬硬的刀顶住了后背。

太史阑闭着眼睛，好像没看任何人，却忽然冷冷道：“一个都不能少。”

二五营学生热泪盈眶。二五营学生一个都不能少。杀了二五营学生的仇人，也要一个都不能少。

云合城的府丁也已经在巡检率领下赶来，却不敢插入这些大佬之争，远远站在一边。

太史阑推开容楚，慢慢坐直身子，指着地上的少女尸体道：“黄莺莺，十六岁，西凌行省东昌光武第二十五营学生。出身贫寒，父亲小贩出身，因酗酒将她卖入青楼，她灌醉嫖客逃出，流落至光武营。因为自身资质不佳，学武并不出色，但很认真，并有医术天赋，她不爱打打杀杀，想做一个治病救人的大夫。这次二五营全员奔赴云合城，一路上难免有人不服水土生病，多亏她精心照料，包括我在内。”

二五营学生们开始哭泣，百姓们唏嘘。

“我曾答应过他们，带他们见世面，带他们做强者，带他们到云合，一个都不能少。可是，今天，我食言了。”太史阑闭了闭眼睛，“她死在我面前。”

“太史大人，这不是你的错！”有人喊。

“是的，确实不是我的错。那么，是谁的？”

所有人的目光唰的一下集中到那群人身上，那群人只觉得如被万针所刺，难以躲藏。

众人心中懊恼，都对那个报信不清楚的家伙恨之入骨。

“云合城府的诸位兵爷，”太史阑目光遥遥落在人群后头，“别躲在后头。不管今日争执冲突的几方力量如何强，你云合府作为此地主官，就该担起处理责任，强权和地位，从来不该是官府退避的理由。”

随着她的目光所向，百姓唰的一下让开一条道，那些也想消失的云合府兵丁，无可

奈何地站到人前。

“我，太史闾。”太史闾指着折威军和平凌光武营的学生，对那巡检道：“西凌行省首府昭阳府尹，正四品领从三品衔，今向极东行省云合府控告：东南行省平凌光武营学生，以民杀官，屠戮功臣，致死一人伤三人。控告极东行省折威军第一营，擅动兵戈，围攻功臣，杀伤战俘，破坏敌情搜集，行径丑恶，罪无可恕。请云合首府，秉公处断，及时上报，周全法治，明正典刑。”

折威军和平凌光武营的学生色变。百姓哗然。太史闾这个控告，杀气腾腾，一分余地都不留！

她根本不纠缠于那条人命，而是扣紧了自己的身份，扣紧了二五营的功勋，甚至扣紧了战争军情，这些都是国家法典的敏感点，是会从重处罚的重罪。每个都是必死之罪，连带亲属都会被流放。

云合城的巡检听见这样高等级的控告，浑身也颤了颤，根本不敢接话。

“如果贵府不敢接，我会向极东行省总督府控告。”太史闾神情讥诮，“总督府不敢接，我便求告于当朝三公，当朝三公不敢接，我就带着二五营受冤学生告御状。总之，今天这笔账，我算定了！”

“对！算定了！”

“告他们！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王子犯法与民同罪！这些话说了几十年，有种今天做到一次给我们瞧瞧！”

百姓们捋起袖子，口沫四溅，“太史大人，告！告他！”

“今日府衙不接，咱们就闹上府衙，总督府不接，咱们就闹上总督府；真要去告御状，咱们陪你上京！”

步声杂沓，更多的军事力量到达，上府兵又来了一个营，极东总督、云合府尹也亲自赶到，带来了总督府的府兵。

这也算是云合城近百年没有过的大事儿，风云雷动，势力碰撞，都因为那一个小小的二五营，百姓如打了鸡血，拼命往人圈里挤——平时谁见过这么多官儿啊？顶多远远瞧一眼轿子，嘿，太史闾一来，就是有好戏看！

云合当地的首脑们则眼前发黑。晋国公在和他们开会商量明天的大比，然后忽然就蹿出去了，连个交代都没有，等他们得到消息匆匆赶来，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首脑们看太史闾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传言里说她是杀神惹事精，走到哪里闹到哪里，真真一点不假，惹了天纪军还没完，连折威军都碰上了！

还看容楚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您知道您的身份吗？本地官职最高，地位最高。像这种身份，不是该最后出场或者背后衡量处理吗？你老人家这么快冲来，还毫不顾忌地蹲在太史闾旁边，这屁股歪的，叫我们后面怎么处理？

现在城内最高地方首脑是极东总督，天授大比期间的最高总指挥却是容楚，太史阑告的折威军，总督无权管辖，告的光武营学生，却又是容楚治下，这一出状子，乱得人人头痛。

容楚不头痛。

“我以地方光武营总帅以及天授大比总指挥身份，承接太史阑状告平凌第七营部分控告。”容楚声音清晰，毫不犹豫，“请云合府将一千人犯，立即收监，稍后甄别案情，上报朝廷处置。”

“晋国公！”平凌营学生失惊大呼，“你这是偏袒！你无权处置我们！你这是光天化日之下，护持你的女人！”

“她是我女人我就不管这事了？”容楚看定他，轻蔑一笑，“你若是刑部尚书，你妻被杀就白杀了？太史阑是我喜欢的女子，但这和案情公义没有任何关系。今日二五营所遭受的一切，真相大白于众目睽睽之下，谁也抹杀不了。天地为证，上万云合父老为证！”

“我等为证！”百姓立即齐呼。

“你应该回避！”犹自有人垂死挣扎。

“我回避，这里还有谁配管，谁敢管？一出冤情，是不是又要石沉大海？”容楚一指人群，“云合父老们知道，我履行的是公义，不是私情！一个男人，在自己能力所及的时候，不能伸张自己女人所受的委屈，还配说什么喜欢？”

人群静了静，随即又爆发出一阵更猛烈的叫喊：“好！”

“真男儿也！”远远观望的女人们叫得尤其大声。

一些官员豪绅们摇头。都说妻子如衣服，晋国公这么宠女人，对他可不是好事。也不怕折了男子的尊严。宠女人嘛，偷偷摸摸背后宠喽，外头还是要端出大家之主的架子的，也免得女人不知天高地厚，擅自爬上头。

容楚不为所动，他可不是一个喜欢在人前表现的人，这些事在他看来和面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过就他对太史阑的了解，这女人视众生平等，讨厌男尊女卑等级之分，这么说她的接受度必然高。

其实他真的要强调的，不过是“自己女人”而已……

果然太史阑眯着眼睛，一副“思想有进步，姑娘很欢喜”的模样，她的思考着重点，果然落在了这句话里平等意识的进步，而忽略了“他的女人”这个昭告……

平凌第七营学生哑了口，当对方堂堂正正表示就要管的时候，几句攻击显得苍白无力。

“我们是要参加大比的！你羁押我们，耽误了大比进程，影响大比结果，你亦有罪！”

平凌第七营也是一个优秀的地方光武营，众人听着，想起今年太后下的死命令，都心中咯噔一下，拿眼看着容楚。极东行省总督走到容楚身边，悄悄拉着他的衣袖，道：“国公，

大比重要，这队伍里有几个学生很出众，这么拿下入狱，可能影响大比结果……”

太史闾忽然冷冷道：“没看见二五营到了吗？”

总督一怔。太史闾眼角都不瞥他一下，“有二五营，还需要这些废物？”

总督被呛得咳嗽。久闻太史闾狂妄，今儿总算见识！

“光武营人才济济，总督不会认为就靠一个平凌第七营才有希望夺冠吧？这将其余光武营学生置于何地？”容楚笑得亲切，轻轻抽开自己的衣袖，拍拍总督的肩膀，“一直以来百姓对官官护佑颇有微词。如今正好，借着这事的公正处理，给总督大人一个重建民心、重振官声、展现朝廷公正法度的机会。总督大人不必谢我。”

谢你个大头鬼！

极东总督在心里大骂容楚三遍之后，才勉强扯着笑容，道：“多谢国公苦心。”说完之后他匆匆走开。好像怕自己再待一刻，会忍不住把这对男无耻、女狂妄的搭档给每人狠踢一脚。

他往回走的时候才发现，不知何时百姓越来越多，人已经堵塞了通道，看样子全城百姓都已经风闻这事。极东寒冷，百姓擅猎，民风彪悍，今日这事如果处理不好，他老人家只怕都很难安生回府。

总督不想处置的原因是能参加大比的光武营学生，多半都有后台，今日全部下狱，那得罪的可能就是一大批官儿。

但今日已是骑虎难下。

“来人！”总督终于下定决心，手一挥，“平凌第七营学生，涉嫌杀伤人命，就地逮捕，入狱待查！”

他嘴皮子一转，不动声色地将太史闾控告的重罪又给转成“疑似杀人”，之后只要案犯反应得当，把性质转化为“误杀”，这事还是可以轻轻了结。

容楚熟知官场，怎么不清楚其中猫腻，却也没说什么，只紧跟着道：“我以地方光武营总帅的身份，暂时剥夺平凌第七营全员参加天授大比的资格，并记过在档。”他眼睛一转，又道：“待查清平凌第七营在此事中是否存在被蒙蔽唆使情形后，再行斟酌是否清退出光武营。”

太史闾心中一惊，听容楚的意思，平凌第七营的出手，未必是有意行为，如果此事有他人挑唆，那她只盯着平凌第七营和折威军，岂不是让那人暗中得意？

但回头一想，平凌第七营下手狠辣，没搞清情况就重箭杀人，第一轮箭过后看见俘虏大批死亡，应该就知道此事可能有误会，却还策马上前羞辱二五营，明知二五营学生不是五越人，还对苏亚下毒，还想毁掉自己的脸，人品卑劣，受惩罚也是活该。

只是如果真有人挑唆……太史闾眼神森冷。人群里，皇甫清江又往后退了退。

容楚的眼神在他身上掠过，皱了皱眉，今天山阳第三营没有出手，他们作为今日城

中负责协守治安的学生队伍，出现在这里也无可厚非，根本不应该追究他们的罪责，不过此刻看着皇甫清江一直左顾右盼事不关己的神情，他总觉得哪里不舒服。

不再怀疑，没证据都不行。

平凌第七营的学生大呼小叫着被押了下去，连那个被太史阑废了手脚的队长，都被抬下去入狱治伤。那些学生先是大骂容楚包庇，发现不对又嚷叫自己不知情，这是个误会。太史阑听着，没有表情。

二五营必须要得到交代！

“折威军的事情，稍后处理吧。”容楚在她耳边低声道，“你需要休息，再说行事也不能一味刚猛，要区别对待。”

太史阑拍拍他的手背，示意自己明白。容楚一力坚持，当众将出手杀人的平凌第七营学生全部下狱查办，已经帮她给了二五营学生一个足够的交代。再在此刻坚持对上折威军，反而会给二五营带来不良后果。总不能人刚刚进城，就树敌无数，把地头蛇都得罪完。

她也不是一味强横不顾后果的莽夫，如何不懂？

懂，更明白他体贴的心意，事事处处，都为她考虑周全，既平了他们的怒气，洗了他们的冤情，又顾虑了之后的收场。

此事必然对他会有影响，天知道之后他要费多大心力，默默给她处理好各种官场压力和复杂关系。

遇上容楚，真真是她的幸运。

她唇角那抹有点虚弱又感叹的笑容，似一朵单薄却清丽的花开在寒风里，着实动人，他忍不住盯了好久，也觉得心情愉悦。做艰难的事不可怕，可怕的是做了还不被人理解。也因此，付出了心意，承担了艰苦，然后能得到受惠者的真心理解和喜欢，那便够了。

只是他又微微有些心疼——手背上留下的温度太高了，她还在发热。

“去找一个冰棺，把黄莺莺的尸体好好收殓。”太史阑吩咐于定，随即懒洋洋对容楚手一伸，“找个地方给我住吧，要干净。”

容楚立即心情很好地抱起她上马，让远远围观的大姑娘小媳妇们发出一阵欢喜又遗憾的长叹。

景泰蓝沉脸瞧着，小眼神阴阴的。他觉得他还是喜欢看公公吃瘪，麻麻对他太好了！

二五营学生开始和云合城官府清点死亡以及幸存的俘虏数，又和极东上府兵移交幸存的俘虏。他们所经之地，百姓都让开一条道，不住地欢呼，一些上了年纪的大妈，还拽着孙子的手，让他们摸摸二五营学生的衣角，好“沾沾英雄们的豪气”。

二五营学生，受惯冷眼，什么时候得过这许多赞美和笑脸？每个人都红了脸，手足无措。

羞涩的同时，悲愤的情绪慢慢纾解，感激油然而生。若非太史阑，他们不会知道得

人尊敬的滋味，甚至连今日遭受的不公，都不会这么快讨还。

学生们也有不少出身富户官家，知道在这种情形下讨要公道有多难，一般都是遭遇推诿拖延，拖到不了了之。

他们此刻终于明白——是的，要强！只有强大，声音才能被听见！

折威军的周营副，远远看着二五营学生办完交接事务，用冰棺收殓了黄莺莺的尸体，随即在容楚的安排下离开，怔了半晌，悄悄抹了一把头上的汗。

他原以为按照太史闾遇山撞山、绝不退缩的行事风格，今天一定会纠缠到他生不如死，没想到太史闾居然就这么轻轻放过了。

真的放过了？

容楚并没有带太史闾到客栈，他早已给二五营安排好了屋子，是在城中第一大寺昌明寺借宿，昌明寺香火鼎盛，庙产丰厚，仅寺庙后的院子就有三个大院，足可供数百人借宿。

太史闾对此表示满意，首先黄莺莺的尸首借放在庙内再合适不过，其次免了客栈的嘈杂和人流复杂，再次昌明寺环境清幽，晨钟暮鼓陶冶心性，最后昌明寺的素斋素面真是一流水准，想吃肉还可以从后门出去，不远处就是云合城夜市，除了人肉什么肉都有。

太史闾的屋子在院子最里面，相对独立，是个套间。屋内陈设干净朴实，居然还有一个妆台，原木打造，黄铜镜子擦得锃亮。

太史闾想着这大概是容楚的安排，这人的心思很有意思，他尊重她的爱好和习惯，但也会适度加一些个人意见，小小地唤醒她的女性意识。

容楚一路抱着她进门，太史闾将脸懒懒地靠在他臂膀上，嗅着他熟悉的香气，觉得浑身的疼痛都似轻了许多。

这世上目前可以让她安心依靠的怀抱，似乎也就他这一个。

容楚步子很快，平时他自然也不会跑这么快，难得太史闾小鸟依人，必须得多磨蹭磨蹭，多抱一刻也是好的，可是怀里的人热度惊人，小鸟变成了烤鸟，他实在不舍得抱在怀里慢慢晃。

唉，健康的时候不肯给他这么抱，不健康的时候他又不舍得慢慢抱，真是让人痛苦的矛盾。

容楚已经给太史闾把过脉，把脉的结果就是他很想骂一顿这女人。这明明是长期绷紧，积劳成疾，偏偏病的初期又不好好调养休息，还在一路折腾，以至于风寒入骨，越来越重。

这身体根本就是该静养几个月的，她还要带着二五营一路披风雪走边境，这女人是想把自己折腾至死？